

锐眼撕花

文丛

野  
葬

主  
编

# 婚姻大事

姜  
贻  
斌  
著

把目光伸进历史的缝隙中  
将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细节挖掘出来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## 姜贻斌

湖南邵阳人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火鲤鱼》《左邻右舍》《酒歌》，小说集《窑祭》《白雨》《追星家族》《黑夜》《最高奖赏》《女人不回头》等多种。现为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。

# 婚姻 大事

姜贻斌

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婚姻大事 / 姜贻斌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 
2020.9

(“锐眼撷花” 文丛 / 野莽主编)

ISBN 978-7-5171-3527-2

I . ①婚… II . ①姜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  
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0) 第 144226 号

出 版 人 王昕朋

责任编辑 张国旗

责任校对 宫媛媛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6 号院 B 座 6 层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[www.zgyschs.cn](http://www.zgyschs.cn)

E-mail: [zgyschs@263.net](mailto:zgyschs@263.net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10 印张

字 数 202 千字

定 价 42.80 元 ISBN 978-7-5171-3527-2

# 目 录



---

146	帮助一个异性朋友
126	莫开西的模特生涯
102	武汉还有个亲戚
93	硝烟弥漫
81	记一件难忘的事
70	暗恋
53	窑洞顶上的白刺花
31	父亲的回忆录
1	婚姻大事

---

295	278	262	246	226	208	194	174
玉 坠	目击者遭遇	我没说她不乖态	窑山二痴	天上掉下来一个外甥女	水池叶	去城里看电影	香 泥

## 婚姻大事

### 1

章之浩每星期六跟星期天晚上，都要去教堂看看。教堂设在一个偏僻的脏兮兮的小巷里，小巷很长，到处是水渍跟花花绿绿的垃圾。不走到教堂旁边，谁也无法想象这里居然还有个教堂。唯有走到教堂，才豁然显出一种干净跟一种格外的静谧，那别具一格的建筑以及高大的拱门，烘托出肃穆而温暖的气氛。他也不晓得，教堂是什么时候变成了类似婚姻介绍所的地方，当然，仅仅是每星期开放两个晚上，并不是正宗的婚姻介绍所。也许是教堂也要创收吧，也许是这里的环境适合安抚人们焦虑或痛苦的心

灵吧。你望着大厅顶头墙壁上的圣母马利亚，以及那个可爱的小天使，你还有什么脾气呢？大厅灯光黯淡，却很柔和，气氛也很安静，似乎无论什么人走进这个地方，都会把挂在脸上的焦虑，以及对未来婚姻前景的迷茫，通通收入心底，变得十分安详起来。

章之浩看到那些圆桌小小的，每张圆桌只配两张塑料靠背椅子，有茶，也有其他饮料，那是要给钱的。每到这两天晚上，大约七点多钟吧，那些女人就影单形只地走进来，悄悄的，没有声响。走进那道拱形大门，抬起头往里面望一眼，然后，挑一张空着的桌子坐下来。有人就会把桌子上的红蜡烛点亮，来客再要一杯茶，或者别的饮料，静静地等待。烛光在脸上飘浮，像是一束希望之光，那些女人希望今晚能有奇迹出现。来的男人不多，一旦有男人进来，不论那个男人长得如何，那些女人都要装着有意无意地看一眼。如果那个男人不看过来，女人们就匆匆地瞟一下，失望地低下头来，默默地继续想着自己的心思。若是有一个男人很标致地走进来，女人们的眼睛就像无数只蜜蜂般飞过去，粘在那个男人身上。张张脸上顿时充满了一种期待，一种希望。希望那个男人在查看那些个人资料时，眼睛能停留在自己名字上。

章之浩也是听人家说过，这是一个可以跟对方见面交谈的地方，尤其是提供了交谈的环境，不像某些正宗的婚姻介绍所，没有这种场所，只是登记而已。在这里随意多了，只要你在资料上看中了某个女人，那女人恰巧在这里等着，你可以马上跟她谈谈，无疑是少了一些麻烦。当然，也有些女人不一定每次都来，或许被事情拖住了手脚。那也没关系，只要按照资料上留下的电话打过去就可以了。

章之浩来过两次，以他犀利的目光，看出那些三四十岁的女人十分冷落，孤零零地坐一晚，也很少被男人看中。她们脸上虽然显得波澜不惊，但其实心里是很焦急的，有一种不安跟惶惑。也有些性格急躁的女人，坐一两个小时，见还没有男人看上自己，就再也坐不住了，起身把挎包一拎，匆匆地走了。似乎再不走，就有一种巨大的耻辱伴随着她。也有耐心很好的女人，一只手撑着下巴，想一阵心思，喝口茶，一直坐到深夜关门才走。这些人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有些奇迹可能发生在最后关门的那一刻。

章之浩发现，相比之下，那些二十多岁的女人要好些，起码具备了年龄的优势，青春还在她们时髦的身上，仍若隐若现地残存着。尤其是长相漂亮的，不时有男人走过来与之交谈。那些交谈的时间，也有因为感觉或条件的因素，或长，或短，有时不过十来分钟。只要男人或女人不满意对方的某一点，也就好说好散了。

章之浩为那些三四十岁的女人感到不平，觉得这有点残酷，也不太公平，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青春本来就是残酷的。再说这是愿打愿挨的事，谁也勉强不得。来这里的女人，都是婚姻不幸的，或离婚，或是丧夫。那些没有结过婚的女子，是断然不会来这里找对象的。也不知是谁规定的，好像是约定俗成吧，反正这里成了那些不幸的女人来重新寻找婚姻的地方。

章之浩那天听人一说，认为自己到这个地方找女人是正确

的。他不可能再找没有结过婚的女人了，也没有这个非分之想。他是一个很现实的男人，也是一个非常挑剔的男人。他已经离过三次婚，三次离婚，已经把他离得心力交瘁、精疲力竭了。

章之浩认为，最难缠的是第一次离婚。那次离婚他整整花了八年时间。那是他在农村找的对象，也是在他认为招工无望的情况下，几乎是在绝望中，他跟一个认识不到十天的女子结了婚。他觉得，那是一次太过草率的婚姻。那个女人结婚之后，简直像从土匪窝跑出来的，说话高声大叫，对他或对崽动不动就打。他起先简直不相信妻子竟是这么个女人，所以每次都让着她。越让她，她越肆无忌惮，一边哭骂，一边挥动着扁担或菜刀，朝他狠狠地追来。说他右派崽子，欺侮贫下中农的女儿，那不是翻天了吗？有一回竟然把他打得头破血流。

章之浩后来被招到县城教书，女人就不再放肆了。尤其是当他提出离婚时，女人突然一反常态，大声痛哭，苦苦地求他原谅，甚至跪在他脚下，说她没有读什么书，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他心里已经凉透了，这个女人太粗暴了，而且越来越丑陋。他主意已定，坚决要离，崽归他带着。那个女人也有对策，带上崽，住在他那间小屋子里不走，搞得他连备课或改作业也搞不成，真是伤透脑筋。

章之浩后来悄悄地又租了一间房子，干脆不回来了。那个女人也有办法，每天把他堵在教室门口，害得他课也上不成。学校还是很理解他的，却也劝他不要搞得影响太大。当时他真是无奈，头脑里曾经闪过杀人的念头。后来那个女人觉得实在无法挽

回了，竟然提出要带崽，以此来要挟他。一直坚持要崽的他，居然连想也没想，就答应了。

章之浩有了第一次婚姻的教训，后来就变得小心起来了。其时他不再教书了，他拉得一手好小提琴，被县剧团挖去了。他左选择，右选择，跟一个县图书馆的女人结了婚。那个女人委实长得漂亮，气质又好，男人已去世，只有一个十岁的女儿。同事们都羡慕地说，他能找到这么个女人，真是艳福不浅。他自己虽然长得不怎么样，却决心要找一个漂亮的女人，这一回可说是如愿以偿。女人对他很不錯，两人也谈得来。谁也没有料到，仅仅为了一件小事，又让章之浩产生了离婚的念头。

章之浩记得那是大年三十晚上，三个人在看电视。女人一边看，一边用刀子削荸荠，削一个就塞进女儿嘴里，削一个又塞进女儿的嘴里。他原以为妻子削到第三个时，肯定会塞到他嘴里的，谁知却没有，妻子削到第五个还是给了女儿。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男人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嘴里却对妻子说，她要吃，让她自己削嘛。他没有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吃。仅仅为了这一点，他认为妻子心里没有自己。他并不认为自己太小气，他等了一个又一个，等了一个又一个，一连等了五个，妻子还没有记起他。像这样的小事都是如此，以后这个女人什么事也不会挂牵他的。

章之浩那晚上居然一夜都没有睡，觉得很痛苦。而这种痛苦，又是不能说出来的，况且又是过年。所以，他把这种痛苦放在心里。一直憋到第八天，也就是大年初八上班了，他突然叫妻子搬出去，暂时分居一段时间。妻子惊讶不已，问他为什么。他

冷冷地说，看来我们之间并没有感情。妻子说，你从哪些事情可以看出来呢？他当然不会说的，妻子当然也不搬。妻子说，你不说，我就不搬出去。妻子说罢，上班去了。

章之浩也不吱声，叫了搬家公司，把属于妻子的家具跟衣服，搬到妻子以前的小屋子里，幸好他有那里的钥匙。这样分居开始了。他第二任妻子毕竟素质高些，没有吵闹，分居不到半年两人就离了婚。他这次婚姻，前后只有一年半。

章之浩离婚之后，不想在小县城待了。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，尤其可憎可叹的是，小县城的人对他的第二次离婚议论不休。说他头一次离婚还是可以理解的，而这次离婚，也离得太莫名其妙了吧。他也从不对人解释。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事，没必要对人家说。有人问起那个女图书管理员时，她更是一头雾水，说，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离婚。那时剧团已经不景气了，加之婚姻的不幸，章之浩萌发了来省城发展的念头。

章之浩来省城之前，心里一点底也没有，他没有什么熟人跟关系。他的运气又很不错，到省城在街上看了看那些招聘广告，然后一脚踏进一家广告公司。人家问他有什么特长，他指了指背着的那把提琴，说他会拉小提琴。人家笑起来，说我们这里又不是剧团，也不是歌舞厅。又问他还有什么特长，他说他能喝酒，酒量大得惊人，一两斤白酒都没有问题。那家公司正愁没有喝酒的人，许多单子都因酒桌上的气氛不热闹，硬是签不下来。他这样一说，双方一拍即合，人家马上任命他为公关部副主任。

章之浩从来不找小姐，也从不参与娱乐或休闲活动，有点洁身自好的味道。每次喝罢酒，安排客户唱歌或按摩或桑拿，他就坐在大厅等着人家出来，再迅速地把单埋掉。想起以前天天吃粉笔灰，现在天天喝酒，觉得这生活真是有点滑稽。

章之浩来省城半年之后，一个偶然的机，他认识了一个女会计。那个女人已经离异了三年，带着一个崽，有房子。这对他来说，不能不是一个诱惑。房子对于他来说，实在是太重要了。而他又不能不对那个女人做一番考察，万一她像那个图书管理员一样，只关心她的崽，房子再好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他跟那个女人同居了四个月，女人就急不可耐地提出结婚。她说虽然没有人议论她，但老是这样拖下去也不太好。其间，他发现女会计还是不错的，虽然没有那个图书管理员漂亮，却很疼他，什么好吃的都给他留着，而且很会处理他跟她崽的关系，家务事也不要他插手，所以他同意了。结婚不到一个月，潜伏在女会计身上的职业病开始露头了。每天回来，她一边揪计算器，一边啰啰嗦嗦地对他说，今天买了什么东西，花了多少钱，或是说，这个月的水电费是多少，电话费是多少，并且乐此不疲地记在本子上。

章之浩惊讶了，甚至怀疑是否换了一个女人。开始他还劝她不必这样做，只要不是大手大脚，钱自然会在的，也跑不到哪里去。她却驳斥说，你没有当家，不晓得柴米油盐贵。他厌烦地说，那你不要当着我的面啰嗦。女会计则振振有词地说，既然是夫妻了，有什么话不可说呢？开始两人还只是斗斗嘴而已，发展到后来，居然大吵大闹起来。所以这次婚姻更加短暂，如果从

扯结婚证的那天算起，只有三个月零十天。

3

章之浩离了三次婚之后，现在更加慎重了。他不想单身，还是向往跟一个相爱的女人过舒坦的生活。他虽然清楚自己快五十了，人也长得不怎么样，蒜鼻头，嘴巴很大，满嘴酒气，如果没有戴副眼镜，那真是有点像土匪出身，但他对女人还是十分挑剔的，他暗暗地告诫自己，再也不能被女人的假象所迷惑了，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，他简直不能原谅自己。快到知天命的年龄了，看个女人还看走了眼，岂不是白活了几十年吗？所以他给那个尚不相识的女人，提前定下一个标准，长相呢，起码要有图书管理员那个样子（他到现在，才发现自己对图书管理员还是有点留恋，如果她不是那样自私的话），最好没有崽女（他渐渐地觉得，崽女是一个障碍），总之，要感觉好。

章之浩还告诫自己，也不要太性急，免得又是离婚，离来离去，简直像一个离婚专业户。

章之浩租了一间小房子，一室一卫，倒也安静。没有女人，又觉得空荡荡的。所以，在离开那个会计两个月之后，他像一个舔干了离婚的斑斑血迹的人，重新寻找自己心爱的女人。所以，章之浩一身整洁地来到这个教堂。来之前，他没有忘记刷牙，把一嘴酒气刷掉。他像那些男人一样，拿着那些资料翻看起来。如果看到合适的，有意与之见面，那就交点费用。现在他的心情从容多了，总是劝自己要慢慢来。他把那些名单翻来翻去，像翻烧

饼一样。那些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女人，他一律不考虑。年龄相差太大，他难以招架。看着看着，他眼睛突然一亮，觉得其中有个姓王的不错。三十二岁，一米六二，五官长得很好，当然没有图书管理员漂亮。他一看职业，居然又是会计，心里咯噔一下。她娘的，又是会计，不由想起第三任妻子那种令人厌烦的啰啰嗦嗦，所以他准备放弃。又担心错过一个好机会，就安慰自己，也许此会计不像彼会计，先接触接触再说吧，反正不急于结婚。

章之浩主意一定，就在姓王的名字上点了点。服务台的妹子告诉他，王女士恰巧来了，在那里坐着的。他顺着妹子的手势看去，竟然有点激动，没想到事情这么巧，就慢慢地走过去。

章之浩显得十分礼貌，微笑着说，请问，你是王女士吧？王女士高兴地点点头，说，请坐。她穿着红裙子，白净的脖子上挂着熠熠发光的金项链。他刚想开口说话，王女士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。她对他说了声对不起，迅速地走到一边接电话。他要了一杯茶，耐心地等待着。王女士的这个电话打得也太久了，至少有十分钟吧。王女士好不容易打完电话，走过来对他说，对不起。他说，没什么。刚想问她的情况，她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。王女士又抱歉地说，对不起，然后走开，用低低的声音说着。他的感觉一下子不好了，一个离异的女人有这么多电话，搞什么鬼名堂？而且，这次又是七八分钟。

章之浩立即决定走人，这种女人惹不起。等到那个女人再走过来，他果断地说，对不起，我有点急事要马上赶回公司。然后匆匆地走了。他听到那个女人轻轻地说，再坐坐嘛，不要焦

急嘛。他没回答，心里愤愤地说，你娘的肠子，老子不是陪你来打电话的。

章之浩碰到这个不断打电话的女人之后，并没有灰心。那些资料，每天都会源源不断地有新鲜血液掺进来，供他挑选的机会太多了。这里不像小县城，翻来覆去只有那么几个。这里的女人像韭菜，一茬一茬地冒出来，自己像个菜农，仔细地挑选最好的菜。想到这个比喻，他禁不住笑了起来。

章之浩的运气还算不错。再来教堂时，还担心碰到那个手机老是响个不停的女人，谁知她已经不见了，这使他避免了尴尬。他又像上次那样，漫不经心地翻看那些资料，看着看着，一个叫张彩彩的女人跳进了眼帘。他开始大吃一惊，以为那个图书管理员也来到了长沙。哎呀，这两个女人长得多么像，而且，两人的年龄跟身高也是一样，一米六八，三十三岁，只是这个叫张彩彩的女人是技术员。

章之浩立即产生了见面的念头，服务台的妹子说，张彩彩女士来了，在那里坐着的。

章之浩赶紧交钱，慢慢地走过去。张彩彩一手撑着脸，在想着心事。她穿一身黑长裙，头发是栗色的，金耳环是精致的菱形。他又怔了怔，还真以为是图书管理员坐在那里。她的长相跟打扮，几乎跟图书管理员不差丝毫，难道天下真有这么凑巧的事吗？他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那个女人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也礼貌地笑了笑，示意他坐下来。他没有想到，她说着标准的普通话，听起来舒服极了，像一股小小的清亮的山溪水，轻轻细细地、不

知不觉地就流到了他心坎里。

章之浩问，你是北方人？她点点头，说，我从小在哈尔滨生活了十五年，然后来到了这里。两人各自谈了谈情况，这也是跟没有结过婚的男女不一样的地方，爱情在他们这里成了以后的事情，双方不再有盲目的冲动，以及火一般的欲望。像一块烧得通红的铁，放在水里淬了一下，已是冷处理过了。

章之浩晓得张彩彩是离异的，前夫在湘潭，一个崽也跟着前夫——这是他最为满意的，他害怕有个崽女在身边，说不定又像那个图书管理员，一连把五个荸荠都塞到女儿嘴里，似乎忘记了他的存在。有了王女士的教训，他坐了一阵，还是忍不住地问，你没有手机？张彩彩说，你要打电话？他笑着摇了摇头。女人说，我最讨厌那玩意儿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他顿时高兴起来。谈完了各自的情况，两人聊起了各自的爱好跟兴趣。当张彩彩晓得他会拉小提琴时，兴奋地说，哦，真好。然后，她脸上又流露出一不无遗憾的神色，叹息道，我从小也是想拉提琴的，可惜家里太穷了，买不起。

章之浩觉得，这一点在他俩的接触中，显得尤其重要，毕竟找到了一点共同的话题。也许是很久没有接触女人了，他竟然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，又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说，那我那里去吧，我拉琴给你听好吗？张彩彩的心理大约也跟他一样，很久没有跟男人来往了，起身说，好哇。他俩离开了教堂。

章之浩的房子只有十多平方米，从来也没有女人光顾过。房